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
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

落拓不羁不修边幅的温庭筠“能逐弦吹之音，为侧艳之词”（《旧唐书》）《菩萨蛮》虽是短短一篇小令，也写得缱绻秾丽、回环有致。

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。

“小山”一词解说不一，可以指有山形图画的风扇，可以是弯弯的眉毛，也可以是隆起的发髻；“金明灭”形容阳光照在屏风上闪闪发光的样子。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一句，自然不能刻现代汉语语法之舟，来求古代诗词意境之剑，把古代诗词限定在现代汉语语法规则里去理解。但我们还是倾向把“小山”理解为屏风，屏风上山形图案重叠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屏风上闪闪发光。为什么？

文章贵曲，宗白华先生《美学散步》中引用了王昌龄一首《初日》：“初日净金闺，先照床前暖。斜光入罗幕，稍稍亲丝管。云发不能梳，杨花更吹满。”

宗白华先生如此阐释这首诗的意境：

这诗里的境界很像一幅近代印象派大师的画，画里现出一座

一个高旷皓净而又清寒孤寂的意象来传达感伤而难言的怅惘情怀，可理解为诗人意识到自己如沧海遗珠，怀才不遇，因此流泪悲泣。下句用“蓝田日暖，良玉生烟”“远察如在，近观去无”的神秘景象来暗喻人生的不能把握和无法亲近。这时诗人一定想到了他青春时期所爱或心慕的美人，她们或已泣别，或已永逝，或如烟气消散，或如暖雾美玉可望而不可即——这些是真的，还是梦幻？诗人由此对如梦青春发出了浩叹。

尾联两句拢束全篇，表达的

“兴”始“兴”结，秾丽缠绵

——温庭筠《菩萨蛮》的另一种解读

●时同祥 张 锐

晨光射入的香闺，日光在这幅画里是活跃的主角，它从窗门跳进来，跑到闺女的床前，散发着一股温暖，接着穿进了罗帐，轻轻抚摩一下榻上的乐器——闺女所吹弄的琴瑟箫笙——枕上的如云的美发还散开着，杨花随着晨风春日偷进了闺房，亲昵地躲上那枕边的美发上。诗里并没有直接描绘这金闺少女（除非云发二字暗示着），然而一切的美是归于这看不见的少女的。这是多么艳丽的一幅油画呀！

王昌龄这首诗，使我想起德国近代大画家门采尔的一幅油画，那画上也是灿烂的晨光从窗门撞进了一间卧室，乳白的光辉浸漫在长垂的纱幕上，随着落上地板，又返跳进入穿衣镜，又从镜里跳出来，抚摸着椅背，我们感到晨风清凉，朝日温煦。室里的主人

是在画面上看不见的，她可能是在屋角的床上坐着。（这晨风沁人，怎能还睡？）

宗白华一番妙语似乎可以为“屏风”一说做一个佐证，这里有视角的转换流动，像电影镜头，一开始出现的是晨光里温暖的闺房，屏风，闪烁的阳光，继而才将镜头缓缓推到闺中女子嫩白的脸上。阳光里闪烁的屏风，只是一个引子，一个铺垫，读来只是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境，而这阳光暖洋洋地营造出一股春慵的暖意，恰好勾动出下文“懒起画蛾眉”的一个“懒”字，相得益彰。

但是可否也理解为一种起兴？胡兰成在《禅是一枝花》第三十则中有解语说得很好：

“桃之夭夭”与“之子于归”也可以说是没有关系。民谣有先是一声长长的“啊”，唱得很高很远，

一束美丽的鲜花。

英国诗人济慈在其名作《夜莺》的末尾写道：“这是幻觉，还是梦？歌声远了——我是在睡，还是醒？”虽然19世纪的英格兰岛与9世纪的唐都长安时空殊异，但面对青春之歌的远逝，济慈把怅然之爱写在了水上，而李商隐则把惘然之情奏之于锦瑟。二者以诗对迷惘青春的献祭，是如此深刻而惊人的一致，这是多么启人深思啊！

（江苏省盐城市龙冈中学；224011）



而什么字义也没有,光是个发声,有一个世界要开始了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也等于发声的意思,只是已有语义了,可以说是发意。但发声与发意都不规定下文的内容,像风吹花开,这就是兴。它能不规定开花的内容,不是比喻,亦非暗示,本文尚全是未知,而只是个开始……中国的童谣与民歌里就多像这样的发句。好文章都要如此。不但起句,便是写到中间亦随处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,文章就别有摇曳风姿。这通于做人的道理,亦通于一切做学问的道理。

依胡兰成之说,这“小山”理解成屏风,亭亭沐浴在晨光里,使文章顿时有了摇曳生姿之妙。

“鬓云欲度香腮雪”。

那女子沐浴在晨光中,微风吹过,一缕蓬松的鬓发(头发自然卷也未可知)轻轻掠过雪白的香腮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中如此形容女子之美: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。螭首蛾眉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”这“肤如凝脂”和温庭筠的“香腮雪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《硕人》细细描摹女子静态之美后,以一笑和美目流转来点缀,摇曳生姿,动静结合。而温庭筠在平平仄仄束缚的一句词里也不甘寂寞,螺蛳壳里做道场,短短一句,写鬓发之蓬,也写肌肤之白,皆是静态;中间缀以一个动态的“度”字,合二为一,匠心独运。又或者,是起床时寻绣花鞋俯身忽又抬头的瞬间,那一低一扬的温柔里,一缕蓬松鬓发闲闲掠过(徐志摩《沙扬娜拉》有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)。温庭筠极善捕捉瞬间之美,于此可见一斑。

“懒起画蛾眉,弄妆梳洗迟”。

为何懒洋洋打不起精神?为何起床姗姗而迟?温庭筠在上阙欲言又止,把闺怨的闲愁余绪迤

迤至下阙含蓄蕴藉的画面里。俗语云: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。既然欣赏自己美丽的那个他,如今人在天涯宦游在外,这妆化了又有什么意思呢,难怪这一“弄”字,读来总觉得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百无聊赖。胡兰成在《今生今世·子夜秋歌》中一段文字镶嵌在这里倒是恰到好处:

秋天的斜阳流水与聒上蝉声有一种远意,那蝉声就像道路漫漫,行人只管赳赳去不已,但不是出门人的伤情,而是闺中人的愁念。想着他此刻在路上,长亭短亭,渐去渐远渐无信,可是背里余温,他动身时吃过的茶碗,及自己早晨起来给他送行,忙忙梳头打开的镜奁,都这样在着。她要把家里弄得好好的,连她自己的人,等他回来。

“照花前后镜,花面交相映”。

汤显祖在《牡丹亭·惊梦》中有【步步娇】,唱词是: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,摇漾春如线。停半晌、整花钿。没揣菱花,偷人半面,迤逗的彩云偏。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!”菱花,代指镜子,多为六角形,背面刻有菱花,故名菱花镜。古人喜欢把女人比做花,可照来照去,只有自己看(借用一流行泛滥的网络句式“姐照的不是镜子,是寂寞”)。

“新帖绣罗襦,双双金鹧鸪”。

鹧鸪声常被模拟成“行不得也哥哥”,用以表示行路的艰难,久之沉淀成一种思念的意象。同时,鹧鸪成双成对,倒更反衬出自己的形单影只。

这“双双金鹧鸪”在苏教版的《唐诗宋词选读教学参考书》所引的《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》的相关解读中,理解为“彩衣上缀着一双双用金线绣成的鹧鸪鸟”,是一种“绝好的反衬”。这没有问题,但解读的意味不免限制在“反衬”的单一表现手法中。而张大春在《小说稗类》中提及此词时提供了另

一种解读。他说他大学时代的老师王静芝先生在《〈诗经〉通释》的绪论里作过这样的解释:

温庭筠《菩萨蛮》词最后二句云:“新帖绣罗襦,双双金鹧鸪。”则完全是关雎之作法。关雎先言雎鸠双双在洲,而温词先叙事,最后言“双双金鹧鸪”,其兴起情感之联想则一也。然关雎之兴词在先,而温词之兴词在后。

温庭筠是个放浪形骸之人,文如其人,下笔也不喜按部就班,大概厌倦了起兴在前的技法,将“双双金鹧鸪”一句落于篇末,“它反过头来点染的不只是‘新帖绣罗襦’——因为金鹧鸪可以是绣罗襦上的图案,也可以不只是图案。它可以是佳人对镜而成双影,也可以是一对璧人的鹣鹣模样。以咏无人之物,可以写对影之人,更可以寓情侣夫妻于其中,人物兼收;总之,‘双双金鹧鸪’一出,《菩萨蛮》的前文诸句便如三棱镜或万花筒,平添了许多解释”(《小说稗类》,第269页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版)。也就是说,这金鹧鸪可以是绣罗襦上的实实在在的金灿灿的图案,也可以是对镜时的两个自己(镜里镜外),又或者是一幅幻化出的夫妇耳鬓厮磨的模样。

《菩萨蛮》以起“兴”始,又以“兴”作结,恰如胡兰成所云,这“兴”如民谣先是一声长长的“啊”唱得很高很远,而这结语也如民谣余音袅袅的末尾回荡在青山绿水长亭短亭之间。虽短短一阙,却辞藻浓丽,错彩镂金,屏风绿山,金光闪闪,鬓发乌黑,肌肤雪白,铅华洗尽,花眼菱镜,彩色绫绢,真是十足的“重口味”。王国维曾这样评价温庭筠:“‘画屏金鹧鸪’,飞卿语也,其词品似之。”后人说这话不甚恭维——却也未必,一声嗔怪里往往也有赞许之意。

(江苏省盐城市明达中学; 224002)

